



雙城記

何冀平

第一次在香港看川劇，川劇名角沈鐵梅帶團來港，邀請我看她的拿手好戲《李亞仙》。《李亞仙》出自明代傳奇《繡襦記》，來自唐代《李娃記》，也是元雜劇的劇目，講述趕考書生遇到城中名妓，因出身不同境遇不同，產生的悲歡離合愛情故事。一齣戲能傳承幾個朝代，必有它的不尋常之處。戲好看，一是出自名編劇羅懷琛之手改編，一是鐵梅演活了一個善良、大膽、義氣的女性，首演就奪得「梅花大獎」。

感人又震撼的是「刺目勸學」一折。常說，戲曲沒有可以獨立成戲的「折子」，就不算好戲，是判斷一部戲是否好戲的標準，確實有道理。戲到中段，書生墜入溫柔鄉，不再想取功名，每日在暖玉溫香中貪戀美色，盯着李亞仙的一雙美目發呆想入非非，李亞仙仙化勸阻均不受用，萬般無奈，拿起手上繡花針，眼望癡郎，滿臉無動，手兒亂顫，猛然刺向雙目，音樂驟起，慘淡紅光一片……劇情進入高潮。細究情節有點離譜，但配合鐵梅真實充沛的表演，不覺唐突。「這雙眼害得他章台淪陷；這雙眼害得他功名不見；這雙眼害得他壯志不堅」，令人感動，忘卻情理，這就是戲曲的魅力。

## 老戲新探

傳統名劇，當代表達，是沈鐵梅的一個觀念。戲曲缺少好劇目，老戲新探是戲曲的一條路，傳統戲可以流傳百年，自有它不朽的魅力，挖掘改編，加進現代觀念，會比新編戲目有觀眾。

戲曲就是行當、角兒，為什麼一齣戲能百看不厭，劇情完全知道還要看，看的就是角兒。沈鐵梅出身戲劇名家，她的父親沈福存存江南梅蘭芳盛名，鐵梅從會說話就會唱戲，聰明好學得家父傳教，她扮相靚麗，一雙大眼睛長而俏，尤其嗓子好清亮高昂，川劇以高腔聞名，這一點正是她的優勢。她主演了很多齣戲，以「醉之美、靈之美、巧之美、色之美、柔之美、慧之美、悲愴之美」集於一身，三奪梅花獎。

謝幕，全場不絕的掌聲，為感入溫柔鄉，不再想取功名，每日在暖玉溫香中貪戀美色，盯着李亞仙的一雙美目發呆想入非非，李亞仙仙化勸阻均不受用，萬般無奈，拿起手上繡花針，眼望癡郎，滿臉無動，手兒亂顫，猛然刺向雙目，音樂驟起，慘淡紅光一片……劇情進入高潮。細究情節有點離譜，但配合鐵梅真實充沛的表演，不覺唐突。「這雙眼害得他章台淪陷；這雙眼害得他功名不見；這雙眼害得他壯志不堅」，令人感動，忘卻情理，這就是戲曲的魅力。

近年中國傳統文化在香港升溫，港人知道了傳統文化才是依託，才是底蘊。香港人看戲有熱情，演出中沒有一個人看手機，沒有一聲手機鈴響，沒有拍照，沒有交談，熱烈鼓掌，香港觀眾算不上十分懂戲，但懂得尊重演員、尊重藝術。



此山中

鄧達智

「上廣州」3個字，從筆者童年的世代的聽聞，少年海外上課回來度假親身體驗，已入職場因公北上青年期，壯年偶遇大展拳腳，今天以半退休狀態返「省城」探望老地方老朋友，3年疫情之後，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除了父親偶爾說起他青少年期，在「省城」念書細節（當年管治時期教育，只用單一英語，中文教育只能在英文小學之後北上廣州。）家中開始擁有原子粒收音機，童年的我最喜歡扭到內地及澳門不同台接收資訊，最驕傲：字正腔圓學着粵、廣、州、人、民、廣、播、電、台……那麼久遠，也已分辨出廣音硬與港音軟的分別。

那年在倫敦設計學院的圖書館，翻看雜誌讀到當年內地少有的通外口岸：南大門廣州旅遊資料，「蛇餐館」滿布各種毒蛇的欄窗與菜式照片，勾引起風起三蛇肥，祖父在世每年冬天家中好幾次的龍虎鳳宴。

同年聖誕節回來度假，踏過羅湖橋，人生第一次腳踏祖國泥土，隨後走上柴油火車直奔廣州。入住愛琴大廈，漫步珠江長堤，日落時分走上海珠橋，聽千百趕着回家晚飯下班人士響起單車鈴聲，晚上到蛇餐館進餐，旁邊兩位阿叔見我打扮有別，搭讪幾句後，邀我跟他們共享更豐富的嶺南特色。

白天鵝賓館開業一周年慶，在下從英國回來工作的第3年，朱玲玲女士邀請才剛成立的「香港時裝設計師協會」有數的會員北上廣州開騷，那是下首次獲得機會公開個人系列，廣州解放後首個Fashion Show，中國在法國名師 Pierre Cardin 打開西方時裝之門後，首個中國人及在港西人設計師的致敬。沒人想過我們因而成為中國時裝歷史一部分。才20多歲，我也沒想過，自己得進階講入中國時裝發展的起步，隨後超過四分一個世紀參與及見證它如何發展及起飛！

年紀愈長愈深信，「命」早已寫下，只有佔份略小的「運」才屬自己掌握；回過多倫多及紐約，也兩次確切展開第一步返回倫敦，還有巴黎與德國當時的時裝中心Dusseldorf，全部部署不及後來內地的偶遇，造就自己更成熟更穩健的事業下半生。

本來沒有任何計劃北上發展事業，只是自白天鵝賓館不為意的銜接，隨後獲邀走遍大江南北，不斷提供自己所識及經驗跟同行及莘莘學子切磋，直至1999年……



◆那些奔波大江南北的歲月，攝於北京天安門廣場。作者供圖

## 上廣州



發式生活

余宜發

## 我不是售票網

自從疫情減退之後，香港舉行的演唱會，簡直可以用「雨後春筍」來形容。開心地見到這個再度蓬勃的演唱會行業這麼有生氣。但對於我來說，麻煩的事情又開始了。

因為久不久，身邊無論是十年沒有聯絡，或是一些常見面的朋友也好，他們會不斷詢問我，可不可以幫他們買某某歌手的演唱會門票。其實我都算是一個樂於助人及比較不懂得推卸別人要求的人。但有時覺得，為什麼他們知道某某歌手開演唱會時，其實自己也不知道這些消息，便會要求你去幫他們買門票。如果他們消息這麼靈通，不就可以自己馬上尋找方法去購票便可，為什麼好像我們這些電台主持人就一定很容易幫他們買到門票呢？因為我覺得，他們有時好像隨便地說我要買多少張某某演唱會門票，這樣會令到我要麻煩演唱會製作人或唱片公司的朋友，自己也會覺得不好意思。

因為有一些演唱會好像特別難購買得到或其實大家也知道已經沒有機會買到，但他們覺得我們識得這麼多娛樂圈中人，一定會有方法。我可以這樣說，是的，我如果真的要買某某歌手演唱會門票，其實是大概可以辦得到。但是，我要使盡「人情卡」，甚至千萬個不好意思地要求他們，他們也會想盡辦法給我安排。「人情卡」也不是可以經常使用，而且我也不太喜歡經常麻煩朋友。就好像去年一個非常火熱的組合開演唱會，全城掀起撲熱熱潮，甚至有「炒價」的門票在某些渠道售賣。我就是使盡「人情卡」，最終幫多位朋友買到12張門票。我的出發點是希望我的朋友不會失望，後來才發現原來我的朋友也只不過是幫他們的朋友購票，就這樣他們便可以很有面子地跟朋友說：「我很犀利，竟然幫你買到門票。」其實這樣我絕對不介意，但亦因為這樣，我更加不想做這些順水人情。

而更加重要的是，我們幫朋友買演唱會門票，其實不知道是哪一個場次的門票，而且也不一定會是通常人喜歡的在前幾排的座位，到頭來用盡「人情卡」才買到兩張門票，但朋友可能會說：「原來這麼後的位置，有點不開心。」我聽到他們這樣說，我更加不開心，而且幫他們買門票之後，還要安排交收，其實這些工作我不需要做，為什麼要自討苦吃。所以其實我現在盡量不會幫朋友買演唱會門票，就是吃力不討好，希望身邊的朋友明白。



冬陽天地

梁冬陽醫生

過兩天就是母親節了，我認為我有一個健康的母親是上天賜給我最好的禮物，只要她健健康康，開開心心地生活，省卻了我很多後顧之憂，也可以用心地去做我的工作。在這裏我祝福我媽媽和所有的母親健康長壽。

老人家在他們年輕的時候並沒有關注骨質疏鬆的問題，因為那時候並不知道，也沒有儀器去量度，只在上一世紀九十年代才開始有骨質疏鬆儀測試。香港是全世界最長壽的地區，愈長壽愈容易有骨質疏鬆，在香港60歲的女性有一半，男性有三分之一有骨質疏鬆，嚴重的骨質疏鬆是可以引致骨折。我們應該要正視骨質疏鬆所帶來的社會問題。

骨質疏鬆是可以預防的，為了將來年紀大的時候，還可以同年輕人一起遊山玩水到處去旅行，就必須由年輕時候開始補充鈣片和營養，勤做適當的運動。進入更年期之後，更加不要間斷運動，可以做骨質密度測試看看自己有沒有骨質疏鬆，如果有的話可能要加一些藥物治療。

有些老人家非常抗拒食藥，食鈣片怕引起腎結石、腸胃不適；

## 骨質疏鬆

食醫骨質疏鬆的藥將副作用放大幾十倍，其實這些副作用並不常見，如果以骨質疏鬆引致的骨折所引致的併發症來比較，這些副作用算不了什麼，如果要最自然的方法就是在年輕的時候做運動吃鈣片預防骨質疏鬆。既然年輕時忽略了，現在補救也未遲，可以步行、緩步跑、做體操、做太極、做瑜珈增加強骨的強度和肌肉，增強平衡能力預防跌倒。

另外，有一些生活習慣也可以預防骨折：穿防滑鞋墊，鞋底的紋要深，在家中的洗手間鋪防滑墊，以免沖完涼出來滑倒。天雨路滑減少在戶外活動，盡量不要爬高爬低。拿東西不要太重，坐公共交通工具不要兩手提物儘量騰空一隻手隨時可以握住扶手，以免被人推倒或者急剎車時跌倒。做任何事情都要放慢速度，走路時放慢腳步，看清楚才行，年中有不少人在馬路邊的石級，一腳踩落去而受傷。

香港婦女聯合會和香港傑出青年協會在今年母親節推出家庭健康講座就是講骨質疏鬆，並有幾十名的市民可以有機會有免費的X光雙能量骨質密度測試。

在這裏祝天下的母親健康！母親節快樂！



百家廊

袁星

有些事沒得選，遇上了，只得妥協。願不願意沒用，當意願與現實相悖時，意願得適度隱藏，不隱藏，就格格不入。在人世間摸爬滾打了這麼多年，這點淺顯的道理，得懂。而適時妥協，也不見得都是錯。

眾多麵食中，我對煎餅情有獨鍾。不是說，我只喜歡吃煎餅，而是煎餅是我唯一能長期吃且吃不膩的。饅頭、油條、燒餅，一兩頓三四頓行，連吃上一星期，必將難以下嚥。喜歡吃煎餅，家中卻無處存放。農村老家那邊，鏊子大，烙的煎餅直徑1米有餘。那些煎餅，會整張鋪平擀起，高約一兩米。為防變質，煎餅是乾的，隨吃隨擀水，等滲軟後疊成幾層厚的長方形，再在裏面捲上菜吃。火遍大江南北的「煎餅捲大葱」，就是我們這兒的。

擀煎餅，就是用蘸了水的筲帚，在平鋪的煎餅上面輕輕抖動灑水。喜歡吃軟些的，多擀些水，喜歡吃乾點的，少擀些水。擀煎餅看上去簡單，實操起來，並不容易。我們家，擀煎餅屬母親水平高，擀多少水，等多長時間，她拿捏得準。母親疊的煎餅，不乾不濕，不軟不硬不散，方便捲菜。父親疊的煎餅，多是太乾，等的時間過短或太長，疊成的長方形煎餅缺邊少楞的，邊緣參差像鋸齒，脆散易掉。極少時候，又水多太軟，軟塌塌的像皮筋，難咬難拿，牙口差的根本沒法吃。我從小吃煎餅長大，最早吃地瓜麵煎餅，後來吃小麥麵煎餅。參加工作後，見識了更多品種的煎餅，玉米的、小米的、高粱的，還有小麥麵帶麩子的、雜糧麵的。煎餅品種多，營養價值各異，我最喜歡吃的，還是小麥麵煎餅。

搬到樓上住後，想隨吃隨擀煎餅的日子，突然中斷。最主要原因是空間不足，沒有存放煎餅的地方。擀起直徑1米多高達一兩米的圓柱體，哪兒有空呢？三室兩廳兩陽台，臥室顯然不行，前陽台有花有拖把池不行，後陽台不大放些菜蔬就滿了，廚房裏面也沒

空。客廳和餐廳是通着的，客廳沙發茶几的不能放。餐廳的面積也不大，放一張飯桌一台冰箱都顯得緊巴，再放上一擀煎餅，看上去很不得勁。

饅頭煎餅，沒處放，只得選折中的辦法。母親每次從老家來時，擀上一擀煎餅，疊成薄長方形體。用塑料袋包裹，外面包上包袱，帶到樓上，暫存冰箱中恒溫儲藏。想吃時，隨吃隨拿。冰箱中的煎餅，若塑料袋包得嚴實，剛開始拿出來時硬邦邦的，稍微等上一會兒，即軟下來，適合捲菜吃。但若包裝不嚴，水分流失，拿出來就硬挺挺的，沒法捲菜。

這樣將就了大概有1年多。冰箱的恒溫室，畢竟不大，每次能存的煎餅有限。母親每次從老家來，都得擀一些，一次次的，也很麻煩。為了擺脫這種限制，母親跟我商量，真不行就從老家運一擀煎餅來，隨吃隨擀。我一聽就頭大了。先不說樓上空間小，小兒子整天調皮搗蛋的，蹦蹦跳跳鑽爬爬的，煎餅放哪兒安全？母親說就放餐廳北邊窗戶旁。那地方倒是能放得開，可一旦放了煎餅，餐廳裏就更擠了。思索半天，我沒同意。想吃煎餅了，還是從老家用包袱拿，剩下的，暫存冰箱中。

一天回家，母親說二姨和嫂子來過。她們在我家小坐了會兒就走了，是專門來給我送煎餅的。母親指了指餐廳一角，那兒擀起一大擀，得1米半高。煎餅一小半是小麥麵帶麩子那種，下面大部分是高粱麵的。二姨和嫂子知道我喜歡吃煎餅，在大多數人眼裏，雜糧麵煎餅更稀缺更營養，純天然的，屬稀罕物，買都不易買。給我送這麼多雜糧麵煎餅，是「大面子的」。母親補充道：「你嫂子的妹妹家想要，都沒捨得多給呢！」

雜糧麵煎餅比純小麥麵煎餅營養更均衡，這是顯而易見的。雜糧麵煎餅烙起來，沒烙純小麥麵煎餅簡單，也是事實。我卻對雜糧麵煎餅不太感興趣，一是味道，多了其他糧食的味道，淡了小麥麵粉的味道；二是嚼勁，小麥麵煎餅比雜糧麵和其它煎餅有韌

勁，有嚼頭，也更順滑些。只是，我的這種喜好，不能明說。二姨她們把自認為最好的煎餅，辛辛苦苦烙出來再送過來，這份情，是發自肺腑的，這麼做，是自發的。自始至終，我啥都沒做過，就直接享用了，哪能再多說。就像往樓上放煎餅這事，母親提議我沒同意，二姨家送來的，我就默認了。餐廳那一角之地其實沒啥用，不放煎餅也是閒着，只是看上去空間稍大點罷了。事實上，放上了也就放上了，並不礙事。

兩個兒子，都上學。老大小學六年級，早晨7點10分前到校。小二上小班，早晨7點半後入校。我跟妻子分工，我送老大，她送小二。離家太早，早餐我都是去單位吃。給餐廳供煎餅的那家店舖，自身原因，近期沒烙小麥麵煎餅，在餐廳吃飯，只能將就吃雜糧麵的。雜糧麵煎餅有點散，沒嚼勁，沒麵味兒，也不順滑。只是別無選擇，早餐沒其它麵食，只喝稀飯又不飽，將就吃吧。

長這麼大，不在家中吃飯的次數，已記不清了。餐廳、飯店、路邊攤、集市上，只要開門營業的飯館，飯菜的味道與家中做的，都不太一樣。例如，喝過的所有羊湯館的羊湯，味道沒農村老家那邊的地道，也沒老家那邊的純正。煎餅也是一樣，買來的煎餅，不管是小麥麵做的還是雜糧麵的，都不如自家烙的。自家烙的那種小麥麵煎餅，湊近了，有股兒自然的麵香味。嚼起來，說不上香甜，麵味兒更濃倒是真的。沒煎餅，吃饅頭、燒餅就是湊合；沒小麥麵煎餅，吃其它麵煎餅就是湊合。但這種湊合還不能說出口。在單位餐廳說，那是讓餐廳的師傅為難。二姨家送來的雜糧麵煎餅，是一般捨不得送人的，又是專程送過來，更不能多說。

對待煎餅上，妥協雖違背了意願，卻健康了身體。高粱煎餅、玉米煎餅、小米煎餅、地瓜煎餅，帶麥麩的煎餅、摻豆麵兒的煎餅、有花生碎的煎餅，幾乎都不是我喜歡的。五穀雜糧的營養，比之單純的小麥麵，無須深究。有時候，歪打正着，妥協反倒真對了。

《日新》中看到的是架空歷史的虛構故事，是編劇以另一個角度想像和創作在這個大時代出現的歷史人物的心理狀況和行動。

《日新》本是去年香港藝術節慶祝50周年的演出，疫症卻叫它延期一年才在舞台上誕生。一個星期六的下午，當我在《日新》差不多開場前到達演出場地時，發現所有觀眾仍然站在大堂等待入場。一位工作人員告訴我飾孫中山的演員凌文龍（小龍）在早一晚演出時受傷，所以要延遲開場。小龍也是我的舊同事，我自然擔心他的健康情況。

我們大約等了40分鐘後入場，導演在台上向觀眾解釋小龍的眼睛受傷的情況。本來大會打算取消該場演出，但是小龍認為《日新》已經等了很久才能與觀眾見面，所以堅持演出。於是，我從未見過的場面發生了——小龍如過去多場一樣在台上扮演年輕時的孫中山，不同的是：他那隻受傷的眼睛全程包紮着紗布。

演員堅持和敬業的精神固然重要，但視力卻是無價，那個晚上的演出還是取消了。休息了一個晚上，《日新》的最後一場在翌天演出。

祝小龍和小龍身體健康。

## 兩個受傷的男人

大約一個月前，舊同事王維（小維）在與兒子打籃球時不慎弄傷踝骨，需要休息一個月。數天前，我再發訊息問候他，他說比前好多了，但仍需多休息兩三個星期方能如常運動。

上次與小維見面是在虎年的最後數天。當時他告訴我即將在香港藝術節製作的舞台劇《末戀·無愛合約》演出。他曾經在數年前香港藝術節的《爆·蝸》中飾演內地一條城中村副房中掙扎求存的癩三，將一個笑中帶淚、淚中帶笑的角色演得生動有趣，我認為那是他演得最好的角色。

《末戀·無愛合約》是小維第二次參加香港藝術節製作的舞台劇。這次的角色只有淚，沒有笑，因為他飾演一名妻離子散、女朋友患上癌症、自己又長期受情緒病困擾的中年男子。他要面對的全是人生最嚴重的問題，即使富人也無法以金錢解決。他本來在一段無愛的同居關係中慢慢舔傷，待得心靈開始恢復生氣，可以重新接受另一段愛情時，胃痛的癩瓜卻突然伸到同居女朋友的面前。他本來已再露曙光的世界又再塌下。不過，這次他勇敢地與女朋友一起面

對，迎難而上。此劇的編劇張達明在數年前創作了他的「離別三部曲」的第一部《塵上不羈》。女主角也是罹患絕症，相信這三部曲都是編劇以自身的經歷和感受創作，所以調子都是沉鬱壓抑。

觀看這類悲劇時，觀眾是需要非常專注才能感受人物的情感起伏。可惜當我觀劇時，卻發生了一件罕見的事情。我坐在位於觀眾席最後的控制台附近，我一邊看劇，一邊聽到有人不斷大聲談話。聲音維持好一會，我多次轉頭去看，發現聲音竟然來自控制台！坐在控制台前的觀眾當然比我更受騷擾，有人站起來示意發出聲音者保持安靜。未幾，談話聲音又再響起。大概過了5到10分鐘吧？坐在最後一行的一對夫婦不想再被騷擾，走到較前的空位坐下；我亦看到一位男士正在向帶位員投訴……

在觀眾席有人談話的情況很普遍，這次發生在控制台上卻不常見。

提起看劇不常見的場面和舊同事受傷，令我想起香港藝術節另一齣製作《日新》。《日新》是一個關於孫中山成長的故事，寫的是他與多位同志結盟，策動革命的歷史片段。不過，我們在



作業簿

林作

我看到很多名人明星，現在在香港經常會失言，然後短時間內因為社會輿論、網上評論的壓力，而在短時間內道歉。

我認為這樣的做法，無論在言論的始端，還是事後的發展，都有問題。首先，社交媒體平台有言論自由，明星們其實可以隨意發言，而大家似乎都很願意，甚至覺得是必須。這也無可厚非，畢竟大家都是靠公眾的目光去賺錢。如果不出招、不和粉絲觀眾們互動，就等於是打不開門做生意。

這我都明白。我甚至明白由於社交媒體是即時交流的平台，一看到新聞、動向，馬上抒發己見也是必須的。因為不這麼做的話，一切就晚了。遲過其他人表達意見，就等於不表達意見。不表達意見，自己的平台也就荒蕪了。所以很多時候明星們的即時反應就放到了網上，而這可能是比較不經大腦的、不假思索的。

好了，我覺得，這更多時候是藉口。

因為我發現，絕大部分明星根本不會不經大腦思考就打字拍片擺上網。他們都是完美主義者，很多時候都是經過很多盤算、考慮、策劃，哪怕是短時間，才會

## 言論自由

擺上網。這麼說來，他們的言論，絕對代表着他們的看法。很多時候，是他們眼中的真知灼見。

好了，那麼這裏的問題，在於既然是你的意見，如果很多人批評，你應該走出來道歉嗎？

我認為，除非是違法行為、道德淪喪，否則不應該說自己要道歉，只能說接受很多人不同意。

可是有沒有發現，似乎大家都會跪低、道歉、收回言論呢？大家幾乎都會如此。

好了，問題來了——你收回言論，代表你真的覺得自己錯了嗎？在大部分情況下，你根本並沒有。很多人看法，代表着個人背後的三觀、價值觀，未必有對錯，只能說能不能代表主流。

好了，既然其實根深蒂固地持有一種看法，那麼道歉意義何在？

意義就是在於商業考慮吧。不道歉，輿論、網民繼續圍剿，那麼商家和其他潛在合作方就不敢邀約，那麼該明星就沒有生意了。

但如果是這樣的話，這個道歉，來得有點假、有點廉價，也沒有什麼意義。